金臺紀聞

春雨堂隨筆

願豐堂漫書

燕閒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金臺紀聞

陸深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紀錄彙編及寶顏堂祕笈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多有三則故據以排印

金臺紀聞

明　雲間儼山陸深子淵著
仲醇陳繼儒校
明　檇李寓公高承埏訂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朝爲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書漫之。曁乙丗之夏。訖於戊辰九月。錄爲一卷。題曰金臺紀聞。藏之庶以便目考焉。爾江東陸深書於靜勝軒。

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苦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比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旻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温之徒。皆篡弑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偃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爲贅筆。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爲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月丙寅。冬至在十一月廿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覩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示。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爲重。司馬温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爲女子。此理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丘濬碑

東白先生張吏侍廷祥云。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凡幾變。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爲首相。司禮監王瑾以議事至者。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三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

商閣老輅又送之下塔。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則掌司禮者間出。其餘或使少監幷用事者傳命而已。

牖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曰虮蝭。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虮蝭。好飲。即今牖口所置是也。

鄖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笥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齦齦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蚯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蜂爲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蚯蚓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吏

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勳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鐩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健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既而守谿公被賜皆司空以進呈奉天殿靴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閱兩月閔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冢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翺泰和王公直並爲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爲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

法以文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爲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杼軸求人之絲枲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鈐制天閑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秖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友人王瑄字瑩中江浦人與定山莊孔易同里嘗往來定山之門爲余談白沙陳公甫來訪定山定山拏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一雙探花父兩個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爲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戌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喬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溷戶酬應不暇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麈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餳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眞。息齋之竹眞而不妙。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射者。余未敢信以爲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於世。國初詩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爲御史。太祖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欲釋之。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太祖怒。以爲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獄三日不食。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朝過金水橋。詭得風疾仆不起。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之。凱忍死不爲動。以爲踢茸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卻大鰻鱺。何處尋得。遣使卽其家起爲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爲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爲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聞故老談景文旣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雞根水涯。景文匍匐往取食之。太祖使人覘知。以爲食不潔矣。豈所謂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啓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淸還似我。雄健不如他。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爲序在野集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陛下江山已定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國初蜀尙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讎校刻書頗有精者。初非圖嚮也。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放之可也。嚮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放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廷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恠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勑太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一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尙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魯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夢幞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時六月廿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時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旨矣。俄爲吏部覆寢。衆以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旨。從中許之。明日謝恩。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

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洚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春雨堂隨筆

陸深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今獻彙言及寶顏堂祕笈皆收有此書今獻本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錄補寶顏本所增歙石製硯一則於後又寶顏本書名作春風堂隨筆

春雨堂隨筆

明　雲間儼山陸　深著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爲海棠每欲取名花塡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爲四闋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卽山礬也因憶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卻有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爲第一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鉤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卻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領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爲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爲下品止賜三十緡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爲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

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痕尙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面。烏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蕭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長子羊頭山租黍可以調律。河內葭莩灰可以布琯。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鎭。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要者爲輔。參之以檡。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鉤。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爲。可題爲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卽征之。號爲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爲虐政一也。

王忠肅公翺。字九皐。鹽山人。爲太宰時。每呼二侍郎爲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爲朴直。此字亦有所本。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爲韓家。若今人則爲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準今七尺五寸餘。

栝松百年。卽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吾鄉錢蕅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尚多惜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庫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潑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爲之語曰吏勳考封三婆二嫂戶庫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蘆麵兵職駕庫齷齪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勤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薄行人爲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爲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爲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卻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卻少散錢蓋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爲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泊舟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

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墻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爲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竪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鬱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獰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歙石製硯識者以爲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舊硯序因刪次其語爲歙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爲硯遂聞天下山在羊鬬嶺之巇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爲舊坑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復異舊坑又自爲三曰泥漿曰衆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浙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水底不可斲矣

舊坑絲石爲上生在石中斲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麤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爲浪出至慢處爲絲愈慢處爲羅紋故曰緊處爲浪慢處爲絲如木理然

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爲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衆心坑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勁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佳

石有白文繞兩舷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爲世所貴卽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

顧豐堂漫書

陸深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願豐堂漫書

雲間儼山陸　深著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考試官。策問中有及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余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講之。今制雖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金枝玉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荊公安石作相。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荊公徐諭之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室無論戚疎少長。昔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其請給。其醜若是。今太宰遂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國王而下。以次制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八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人胡眞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鼙鼓數百。黑雲鬚鬣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爲庶僚時。奉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顧見山下白霧彌

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視突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顛異之從者以爲雨作也及下山村篴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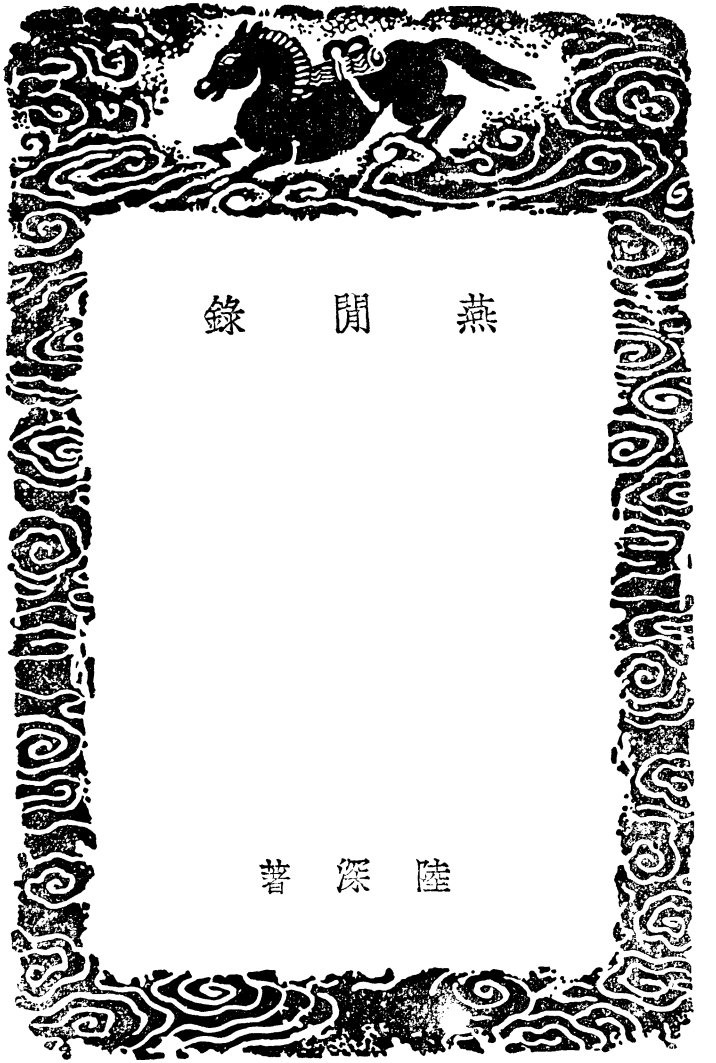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衙武學是已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戧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楊髡發宋諸陵有裒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以爲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爲宋陵使羅銑者蓋中官云

張莊懿公鎣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卽興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爲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興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閧予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爲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爲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婦人首飾以髮爲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矣

殆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懋於所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徽士與弼康齋。先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時。忽一日晨光初動。牕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子從作。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爲鎌傷。流血不止。舉視傷處曰。若血不卽止。而吾收之。卽是爲爾所勝。言已而穫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焉。



燕閒錄

陸深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燕閒錄

明　雲間儼山陸　深著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爲誤字。欲更爲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予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冰積雪。皚皚。尙衣薄棉。再加一棉。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爲予言。北上雁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木實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閒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尙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六月廿三日。予以傷足臥分司承總司關會議救荒事。內申明弘治間南科給事中羅鑒建言。部議舉行。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遞至八百里以下。積糧一十九萬石。此外遞增者旌擢。遞減者黜罰。是或可行之蘇松等七府。亦爲彌文耳。若山西則豈能奉行。山西州縣多在山谷之間。路逕崎嶇。搬運極難。加以地瘠天寒。據豐稔之歲。十里之間所收亦不滿一二萬。而先積一萬五千於官。則民無歲不饑矣。莫若約以十里之內。令其勤力耕種。每歲加收數千。官司增價。糴入倉中。以備救荒。庶幾民貪於利。而開墾日廣。則粟多而民自可給。乃是藏富之策。此勸農之官。不可以不設也。信乎立法者。以隨時變

通爲難。

戴石屏詩。麥麨朝充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松明。頗不畏風。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爲次第爾。

李勣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恥之。遂隱居陽羨。

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亦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備盡謫居意味。讀之慨然。但謂仕者相陵。意尤可憐。仕本同類。豈其初心。一爲人作鷹犬。亦何所不至。舒亶李定輩。果何人耶。又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其言益可憐矣。嗟乎。人之禍福。雖所自取。而世態所從來。非一日矣。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東白先生張公元禎。以太常卿兼光學教。乙丑科庶吉士先生天順庚辰進士。以道學名世。嘗爲予言。自小子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政事。遂有好政事意。蓋指李文達公輩也。再登朝。見士大夫多講文章。遂有好文章意。蓋指李文正公輩也。及今次登朝。見士大夫多講命。爲之微笑。是時靳少卿貴字充道。徐侍讀穆孚舜和。皆好推星。而翰林諸先生。每會晤間。皆喜談五星三命。故術士遊京師者。多獲名利。亦一時之風尚也。予素不信其術。嘗有數說以闢之。同年間每以爲拘。顧學士鼎臣字九和。素善此。以爲汝不信。自不信。命自是有。范文正公有言。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多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其論則正大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於漢書諸贊。如荀通等贊云。昔子蟜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卻。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減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詩。特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則成韻語矣。

王荊公變法。大抵見於上神宗一疏云。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序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頻。既難於考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偸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訪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衞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後來事功。不出於此。國監舊有荊公文集板。介谿嚴禮侍維中爲祭酒時。重爲修補。予踵介溪爲祭酒。命典簿廳模印數部以分遺朝士。時學錄王玠署典簿。至廂房中。壁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王安石事業來。予憮然遂止。斯言固不可以人廢也。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竊謂密具數義。有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愼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此之謂密。對疎而言。蓋謂君臣之間。事機之際。皆須密密而行。令無滲漏罅隙可乘。非專主於隱密也。趙清獻公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其密在不敢爲。非在不敢告。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閱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眞豪傑哉。

今衢州。古之太末。其山與武夷山石理大類。予未能周履其地。觀其起伏脈絡。意卽一山所分也。曾子固記道山亭。亦謂粤之太末。吳之豫章。爲其通路。今廣信。古之豫章。上饒諸山。自武夷發。而龜峯尤類武夷。豈其左右臂耶。記曰路閩者陸出。則陀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予入閩。然後知其文之工也。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死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此恐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當繫之江西。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后土。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此社稷之配祭所緣起也。按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

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則社稷本無定祀至宋又嘗祀契爲稷祀后土爲社今制祀稷爲稷仍祀勾龍氏爲社按共工氏有三俱見外紀其一稱共氏爲太昊上相其一稱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所謂頭觸不周山崩者也其一曰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滅而誅之五帝時文籍荒野要不可據以時代考之疑卽一人又按禮記疏言共工有子謂從世子耳然勾龍之爲后土亦不知在於何代禮記注亦稱后土官闕又顓頊氏之子黎也勾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予以爲祭專報功若稷爲稷此萬世之通義自古水土之功莫大於禹社宜祭禹又兩聖人功德兼隆最義之得者漢平帝時亦嘗以禹配社以稷配稷是亦未可以莽所嘗爲而非之也唐制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此義殊不可曉勾龍后土據前說是一人宋孝宗時則以社爲后土勾芒氏則又少異矣

我朝準周禮建官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第在庭立班亦然宋制雖不合而轉遷之次亦同畢仲游議官制云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頗與今制同獨不言兵部遷禮部今制禮部班出兵部上而兵部資高自宋已然豈禮與兵所職有不能相通與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予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輩方正學先生嘗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者

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正與甚。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皇朝。功德土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明。而宋不得與焉。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溯洄。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埸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既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惰。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炭。卽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山。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所謂天柱折。地維闕者。乃荒唐之說。不足深辯。天一氣爾。豈有損壞可補。謂之補天。猶曰代明云。予別自有記。

石守道作怪說。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彝先生字宗常。作文妖以疵楊廉夫之制作。文章體裁。固當有辯。妖怪之目。誠過矣。

將相之材。尤貴度量。足以鎭物。若謝安石度量。已先勝矣。而將材尤難。宋稱狄青偉甚。只如却從行者一節。亦眞不可及。嘗觀曾南豐所記云。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

今每命將。託勢請行者無限。有將帥之任者。宜以此爲法可也。

劉恕字道原。溫公門人。宋儒中有史學者。嘗著自訟文。以爲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過之勇。自知之明。實前賢之高尚。顧其所謂失與蔽者。予皆有焉。又若爲予而發者。因錄之以自警。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郵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郵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藏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闇論。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其中惟苛察深刻。予似可免。然賦性弛緩。而每欲示人以肺肝。亦不得不謂之失與蔽也。若夫事往

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者。則又中予之沈痼。循省之餘。輒復自笑。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左傳國語。並出丘明之手。如敍用田賦一事。左傳則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不聽。國語則曰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穫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不惟詞異。而事實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論。國不如左。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戴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

頃見盤瓠蠻誓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者。上有太陰。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蠻言誅殺也。其言質野切直。粲然成文。有僮約之體裁。具載范文穆公桂海虞衡志。又有南詔乞書藥文。其後曰。古人有云。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謁。言音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豈不習夫子之言哉。便有華風。復附詩曰。言音未會意相

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亦是唐律夫天之生才未嘗限量而人能力學何所不至況區區藝文之末乎夫子所以欲居九夷也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吾鄉姚氏所藏錢譜盡裒歷代之錢穴紙譜之奇形異狀無所不有而各疏時代由來前輩楊鐵崖維禎錢艾納翁俱有論撰予嘗閱之亦博古之清玩也或謂錢之通塞頗繫人倫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夫錢之用本以權輕重而世終難廢若開元實爲輕重之中鼓鑄者宜以爲準然自賈誼通達大體而錢議爲得要領至南齊孔顗則曰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斯乃不易之論而伊川程子亦有權歸公上而民不犯罪之說其變通之道亦略可覩矣

世恒言韓范富歐固自有次第哉歐不脫文人宜列諸公之下韓公嘗云用兵先置勝負於度外好水川之敗爲范公所笑范公亦有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敗不計之說但韓公論兵却是主張太早在

兵家所謂置勝負於度外者。先勝故也。若伊尹相湯以伐桀。太公周公佐武王以伐紂是已。所謂聖人無死地者。韓公料勝未定。故范公得以因事笑之。范公英發勘磨城郢。乃是閱歷少而議論多。故爲呂許公所困。後來解仇一事。未必然。忠宣父子之間。當有眞見。歐公大體之言。恐非實錄。晦菴固是懸斷耳。富文忠公嚴重。以英宗册立之事。頗憾魏公。後來致仕。鄭公居洛。魏公在相位。每歲魏公必遣人爲鄭公生朝慶壽。鄭公竟不報謝。但答曰。老病無書而已。（如是者十餘年。鄭公嘗傷於隘。歐陽公不信易繫。不喜文中子。魏公同在政府。見歐公未。嘗道二書。其識量宏密。眞天人也。）王荊公與之並政。至詆之爲俗吏。又曰相公但相貌好耳。若魏公者非徒才業過人。亦有福有德之士。後生何由一望其風範哉。觀其調和兩宮一事。眞能包荒藏納。信非長厚者不能。若於義理亦恐未合。賴英宗遷善改過。方成就此一段好事。魏公眞有福哉。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扁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宮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之於陰陽消長也。

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糜已數倍於上下之制用凡金作薄皆一往不可復者天地所產有限甚可慮也東坡號知事者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與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尚有六十萬斤莽籍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四十萬斤彼藩封亦乃爾至燕王劉澤諸侯也一賜田生金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金耶二百斤當今之三千二百兩使在今日雖人主一時亦有難者

四明謝員字友規國初人爲吏謫臨洮卒年三十六爲詩文有規矩水東日記嘗載其事錄其與速魯麻序別口神答二文其謫臨洮自泗洲一時交遊有詩文贈行俱佳作內華亭黃仲琪一首云九霄風翮舉清秋萬里飄然汗漫遊莫謂流離舍初志卽看登用納嘉猷黃河太華供詞筆紫鳳天吳在客裘及早歸來拜家慶故鄉終不似幷州其詩亦壯浪可喜而吾郡中遂不復知有此人也當是袁景文一輩人漫記於此訪之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異王俱爵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嘗見三教平心論一册當是近時人書稱靜齋學士劉謐撰本朝學士無所謂劉謐者想亦一僧之辯而黠者所爲託名以傳其言揩摭甚淺頗類今世一種議論甚可笑也其所譏誚者程張而下皆不免於排韓尤力次及歐而甚右柳蓋其護法之論皆不足深辯獨謂處州孔子廟碑不屋而壇以爲退之不

知經義。自是公論。又謂上書媚于頡貶朝陽後。勸憲宗封禪。作毛仙翁序禱黃陵廟數字。雖出於仇讐忿怨之深文。然君子之處患難。安可以一事不謹而爲異端之人所指目耶。取以志戒。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多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盡。則多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江南放債一事。滋豪右兼幷之權。重貧民抑勒之氣。頗爲弊孔。然亦有不可廢者。何則。富者貧之母。貧者一旦有緩急。必資於富而富者以歲月取贏。要在有司者處之得其道耳。只依今律例。子母之說而行。各爲其主張。不使有偏。亦是救荒一策。正如人有兩手。貧富猶左右手也。養右以助左。足以便事。一等好功名官府。往往嚴禁放債之家。譬如戕右以助左。則爲廢人矣。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温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閭有私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高宗謂輔臣曰。若止債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以依條除放。此最得公正之道。

宋孝宗乾道元年十二月。立皇太子。赦內一款。應爲人曾孫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前代恩典。曠蕩若此。

世恒言秦隋不道。然不道莫甚於始煬。後世有遵用其法。過於堯舜者。稱皇帝築長城。列郡縣。爲始皇所爲。進士科。是煬帝所設。

天下之務日開而未已如茶古所無今則不可闕茶之用始於漢著茶經始於陸羽權茶始於張滂爾雅檟苦荼荼之名始見於此吳志孫皓密賜韋曜茶茗以當酒飲茶始見於此（注以早採者爲茶以晚採者爲茗又名荈云）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金臺紀聞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陸深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